

《江门九篇》之五

赤坎上空的钟声

尹继红

文艺谈

淡淡幽香
澹澹流淌

——读刘红菱的《南来北望》

麦秀芳

“咚——咚——咚——”雄浑的钟声穿越飘飘荡荡的晴岚，在微风的吹送下悠悠地洒播在赤坎的田野之中、竹林之中。外来的人都会驻足张望，寻找那钟声的源头。赤坎人头也不抬，依然忙着手头的活计，只是嘴角微微一扬，心里念叨：该淘米煮饭了。卖豆腐的炳叔听着那钟声开始浸黄豆；制毛笔的谭老先生听着那钟声开始泡羊毛；三姨婆听着钟声就起身到村口牌坊下等放学的孙子……这钟声每天都这么提醒着他们。

这时，侧耳聆听的外地人听出了些端倪：这雄浑的钟声是两处声音同时合奏而成，一处清亮些，一处低沉些。赤坎人笑笑，告诉他们：是司徒氏图书馆和关氏图书馆钟楼的大钟在准点报时。这两座大钟一座是美国产的，一座是德国产的。100年了，两座钟就像每天都拉着手往跑的兄弟。而这准点准时合奏响起的钟声百年来已经融进了赤坎人的日子里，渗透在了赤坎人种植的庄稼里，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节奏、一份牵引。若是某一日，有一座钟出了点小故障，赤坎人心里都会觉得有些发慌。

那年写作广播剧《南楼往事》的时候，我在赤坎待了好些日子。南楼是赤坎潭江边的一座碉楼。1945年8月，7名赤坎壮士在这座碉楼里和日本侵略者真刀真枪地干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全体壮烈殉国、血染潭江。在采访这个故事时，我就想，这7位壮士每天听到这赤坎上空的钟声，就不会孤独，就不会害怕，必定是满怀家国，必定是热血沸腾。是的，钟声里流淌的就是这方土地的精神。

位于江门开平潭江畔的赤坎镇是一个曾经让我惊呆了的小镇。我不是说它浓郁的骑楼建筑的典雅，也不是说散落在它周边那些碉楼的奢华。我是震撼于从这个小镇上走出的人物：一代侨领司徒美堂、飞机设计师司徒璧如、中国小提琴制作之父司徒梦岩、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关文清、关德兴、摄影家沙飞、油画家司徒乔、岭南画派名家司徒奇、雕塑家司徒杰……这些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这些名字汇聚在赤坎的上空，闪耀在那雄浑悠扬的钟声里，让千万人景仰。而我坐在赤坎镇司徒氏图书馆安静的阅读室里，听着年逾八旬的老馆长司徒亮娓娓讲述，仿佛置身于时光的穹庐之下。

三层高的司徒氏图书馆是1922年动工，1924年完工的。图书馆落成之时，海内外赤坎司徒氏乡亲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那每天准点响起的悠扬的钟声吸引了远近十里八乡的乡民们侧耳倾听，也一下一下地拉扯着住在土壕的关族乡民的心。关族人坐不住了，于是筹建关族图书馆的倡议迅速在海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931年的夏天，关族图书馆在赤坎镇的另一侧落成。图书馆里不仅藏有《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鸿篇巨著，图书馆顶端的德国大钟也迈开了铿锵的步伐。关族图书馆落成的庆典活动持续了整整5天，从香港、广州聘请来的演艺团

体每天载歌载舞，礼花满天。两个家族的争斗没有血腥，而是一道美丽的文雅风光，这大约也是属于江门人的浪漫。

我的朋友、著名作家熊育群自第一次游览赤坎之后，就迷上了这个小镇。20年过去了，他的痴迷越发深了。这两年，他终于按捺不住，写出了以赤坎历史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金墟》。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受国内文坛的青睐，拿到了不少荣誉。但是，老熊对我说，还没过瘾。我读了《金墟》之后，也觉得还没过瘾。老熊写了跨越百年的赤坎，而我似乎更痴迷某年某月某一天的赤坎：

那天，或许是1928年的早春时节，或许是1931年的初夏时节，天上飘着些微雨，湿了街道，也湿了河边乌篷船的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戴着礼帽的谢维立先生坐在临河的“彼岸时光”咖啡店，听着悠悠的钟声，读着一份英文报纸，他手上夹着一支“丹纳曼”雪茄，慢慢地品着一杯“杰克丹尼”的威士忌。透过蒙蒙的玻璃，他看见一位身穿最时尚的法式长裙、脚穿好莱坞最流行的啡色船形高跟鞋的女子打着一把紫罗兰色的洋伞姗姗而过。谢维立追出去门口，他闻到了那女子身上飘来的法国香水的味道……后来，谢维立先生在自己新建的欧式庄园里迎娶了这位雨

中邂逅的女子……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赤坎味道，那个时候的江门乡土。

前几年，有做文旅开发的公司进入了赤坎，将古镇团团围蔽了起来，热火朝天地施工。有好几次，我从那被围蔽的工地外面经过，看见拉着建筑材料的大卡车和戴着施工帽的人进进出出，心里都很悬着，老觉得他们会捅出娄子来。但是在围墙外边，还是能够听见两间图书馆的钟声准时准点地响起来，依然那么雄浑，依然那么悠远，心里又好像踏实了一些。若是有一日钟声消失了，赤坎人不会不习惯的。我想，我也会有些失落的。



油画《侨乡晨曦》洗为农 绘

诗歌

春分

侯楠

春风擦亮了江河
细雨洗绿了山川
一个年轻的节气
将春天分成两半
一半给白天，一半给黑夜
所有辛酸和苦累的日子
在三月的手里重新洗牌

纵使雷鸣电闪，脆弱的鸡蛋
也要把理想立起来，顶天立地
就在今天，携一片春意入怀
每一颗平凡的心，都将获得
勇往直前的力量

黄莺和燕子在歌唱，掩盖不住
油菜花开放和竹笋拔节的声音
静谧的村庄，顿时热闹繁忙
人们擦掉湿漉漉的烦恼
去郊外的田野和山坡
采摘野菜，拥抱春天
踩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曾经的那个少年，奔跑过
青青的草地，一线风筝
牵住一串串的笑声欢声
看那长长的尽头
白云悠悠，往事悠悠
一个游子的思绪
如烟飘散，似花零落

木棉，春天里的一把火

陈念新

四季话语

木棉，花大而红，遍生南国，在村前、渡口，在江门的各色公园，开花时如火如荼，云蒸霞蔚。

木棉是南国春天里的一把火，因其花红鲜艳，树姿巍峨，常被用作园艺美化，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东湖公园北面有连片木棉，株株挺拔，直上云霄，压过洋紫荆和蒲桃。花开时节，一片绿意葱葱之上，春风摇曳，徜徉着红色的长云，像朝霞升上了林梢。

五邑大学南倚天沙河，沿河校道皆是木棉，红花压枝临照水，像对镜梳妆的美人——画眉深潜入时无。

说到木棉之美，还数良溪村的百年红棉，树干擎天，枝杈盘虬卧龙，在一片青砖古屋前。

中国美学有重要范式，为司空；司空之制造，乃间隔。于是风雨霏霏置于花草之景象前，作为幽隔的帘栊，使物象能空，灵气浮动，距离化产生美感。比如李方叔词：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添痕。

红棉是良溪古村的帘栊。
春雨霏霏时，花重古村，红帘后屋叠屋，

门掩门，是石板、青苔、雨巷，是镂空的砖墙、木檐下的灰塑、瓦当边的滴水……这一切，仿佛是华彩的幕布揭开，带着乡愁，隔着千山万水向我们走来。

月上柳梢时，村民三三两两在树下散步，暖色的路灯映照红棉，像手擎明烛的古装美人，在众星拱月下，夜行南宋小村。村内倚山的亭台楼阁，更显幽深静谧。

待到夜深人寂，红棉在月下独立，不灭的黄灯勾勒出花瓣柔和的轮廓，让人不由想起苏东坡那句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舒婷在《致橡树》里歌颂爱情，把女性的热情深意比作木棉：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在你一起。

李白在《中华少年》里表达热情豪迈：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大概，中国文学里，木棉花的红火，成云成片，象征了性情的热烈奔放，姿态的激昂澎湃。

木棉花外表红艳似火，内心柔软似棉，这让我突然想起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的一美人——秦红棉。说到武侠和木棉，就又想起沙富村五虎堂，堂前高大的木棉树下，那些苦练周家拳的武人。据说，当年周德成老先生教学严厉，作为周家拳第二代传人，他勒令弟

子每日完成规定的扎马时长——马步扎不下去，就换弓步；再不行，换马步；再后退，便是周师傅的咆哮和师门的除名了。

然而，看似不近人情的他，春寒料峭时，会为夜里加练的学徒煲粥。某个清冷的早晨，见违规醉宿武馆的学徒席地而卧，二话不说，先替他们盖上棉被。

春天，当学徒们在木棉树下扎马步如铜钟之时，周师傅背着手，把地上的木棉花一朵朵捡起，用麻绳串起来挂在窗前，等风干后，煲粥。

大概，面若霜雪的硬汉，与热情似火的木棉朝夕相对，心底也感染了一些柔情温暖吧。木棉树又称英雄树，其树形挺拔，姿态顶天立地，枝头花瓣如染英雄鲜血。

杜阮镇松岭村，著名的革命老区，曾建立红色交通站，为抗日人士输送情报、枪支和弹药；创办识字班，培养革命骨干，为中国解放事业输送人才。抗战期间涌现出施秀容、施顺容姐妹等铿锵玫瑰。

松岭村牌坊前有两株木棉，春来红花满枝。五瓣的木棉花像闪闪的红星，照耀革命联络站和夜校的旧址。

松岭人说，植木棉于村前，意为先有英雄，而后有村；先有英雄血，才会有村人生活的红火。

在棠下，英雄树有另一种解释。

棠下近西江，河网密布，村落形成之初，多沼泽、滩涂、密生灌木，对于外出作业的渔民和耕塘人，难以辨别回家的路。于是在渡口种上高大的木棉，以识归途。再者，棠下地势低，很多村落靠拦河大坝防汛，堤边种上木棉作为信号——树歪即意味堤决，要赶快撤离。四顾茫茫时，坚定不移地为众人指明方向；危机四伏中，又勇敢地首当其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此即为英雄。

棠下石头村观舟园堤坝上有数株木棉作信号树，树下有渔民十来户，傍水而居，建联排楼房，号称“航运队”。他们祖籍新会，早年从事水运，把新会的小农粘米、蒲葵、陈皮运往棠下、顺德，老来定居棠下石头村。他们深谙水性，熟悉水利，平日替村民们看守堤坝，时而打鱼耕塘。后来，天沙河大道项目开展，拟联通华丰路和华盛路，工程征地区域涉及航运队，十来户渔民全力配合征地工作。

搬迁前的某个春日，楼里跑出两个小孩，拾地上木棉花，挖去花心笋壳，以花萼盛水，两花对碰，呈“干杯”状，说是“敬树神”。虽是童言，却让我想起陈恭尹的《木棉花歌》——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角。须臾大覆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洛！

春光作伴好读书

张东香

有了文字的熏陶，心中少了尘世喧嚣的浮躁，在文字中徜徉恣肆，涤荡心灵深处尘埃的同时，让自己内心宁静致远，不染尘埃。

在春意盎然的季节读着这首诗，远处的高楼在春天缠绵的晨雾中，若隐若现，宛如海市蜃楼，煞是壮观。窗外晨曦微露，喜鹊啾啾，多情的春风轻轻柔柔地拂过，惬意悠然。而我也愿意沉迷于这种春日读书的意境，流连忘返其中，不能自拔。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唐朝杜荀鹤的《闲居书事》这首诗的画面感悠然于脑海

中：窗外的绿竹在徐徐的风里摇曳多姿，远处泉水潺潺，低吟浅唱着不知疲倦地流入砚池，似乎弹奏着一首永不停歇的歌。诗中主人公伏案苦读，砚池墨耕。漫步柔柔的春风里，有花香作伴，有清泉入耳，有绿竹婆娑，在这种氛围里读书，感受书的魅力，让心灵愉悦而丰富，让读书成为一道风景线，也让读书成为最美的享受。

又有诗云：“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这首诗说的是读书的好处和不读书的坏处，这些道理

在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喜欢在春光作伴的时光里读书：各种花儿次第开放，村落里、原野上，感受有春光陪伴的柔柔细雨，贪婪地聆听着古诗词那长长短短、平平仄仄的低吟浅唱，徜徉在文人墨客的字字珠玑里，欣赏文字中的千娇百媚和风情万种。

在阳光明媚抑或斜斜细雨的春天里，在有春光作伴的时光里，捧一本心仪的书，默读或者小声朗读，让自己的读书声融入多情的春天中，感受自然清新的气息；让心中那份浓郁的书缘，融入春的景致中，悠长、悠远……

茶入杯香

喜欢在春天里读书，尤其喜欢读古诗词。有春光作伴，璀璨生辉的古诗词，可以明媚整个春天。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这首明代诗人于谦的《观书》，诗中的大致意思就是：对书籍的感情就像多年的老朋友，无论晨昏昏晓，忧伤还是快乐都有书籍的陪伴，有了书中的文字，心里没有半点尘世间的杂念。确实，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J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
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300
字内。